



■为了这4名学生可以不用走很远的路上学，农志鹏答应任教，保住了龙舍教学点。
香港文汇报记者曾萍 摄

教师夫妻坚守三尺讲台 为了学生舍弃团聚

大山分隔一对伉俪 穷乡等来一双良师

一人一校 教“父”师“母”

在进远村，像龙舍和龙舍一样的教学点一共有5个，每个教学点都是“一人一校”，即一个老师负责一个学校。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教育部门规定开设的课程，他们都给孩子们开足，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思想品德等，一天五节课全由自己一人任教。为此，农志鹏笑称自己在教学点是“万金油”。

因为教学点里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除了上课教学，课间农志鹏便化身学生的“爸爸”，梁碧莹则化身学生的“妈妈”。梁碧莹告诉记者，因为村里没有幼儿园，刚上一年级的学生不会握笔写字，她就要手把手一个个地教他们握笔。有一次，儿子发高烧39度，需要上医院，然而梁碧莹又无法抛下学生带儿子去就医，“我要是走开了，剩下的十几个学生就没有上课的老师了。”最后，梁碧莹只能将儿子托付给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让母亲独自带儿子去医院看病，自己则继续给学生上课。

既当老师又当“厨师”

而在课余时间，作为教师的夫妻两人还要担任“厨师”的角色。“国家关于学生营养餐补助政策不能不落实。饭堂就在教室的隔壁，菜和饭都是自己弄的，一般都是先安排学生自习，我就去煮饭、炒菜。”农志鹏说，有一次他冒雨去中心校为两个教学点的学生取营养餐，雨大路滑的他在半山坡不慎滑倒，为了保护鸡蛋，农志鹏磕伤了自己的膝盖，顾不上疼



■山区学生多是留守儿童，夫妻俩还要担任学生“爹妈”的角色。图为正在手把手辅导学生的梁碧莹。
香港文汇报记者曾萍 摄

痛，他拍泥在半路上跟妻子完成了营养餐的交接。“那次受伤了十多天，不过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神来之力’，双腿跪地上了，扁担我还牢牢地担在肩上，鸡蛋和牛奶都好好的。”5年过去了，农志鹏指了指膝盖告诉记者，伤疤还留在上面。

论师德 当仁不让 谈名利 与世无争

当身边的人纷纷外出打工时，农志鹏和梁碧莹却始终领着微薄的工资，坚守着山区里的三尺讲台。“说实话，我也曾有辞职外出打工的念头，毕竟打工挣的钱可比现在工资高多了，只是每当想到这里的孩子们没有老师，我就会打消这样的念头。”农志鹏坦言。

当初从龙舍到龙舍，农志鹏也是因为放不下那边的孩子。龙舍教学点从最多的时候有30名学生，到如今只剩下4名适龄学生，农志鹏表示，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没有学生为止。

月入仅205元

因为代课老师收入微薄，梁碧莹也曾动了离开的念头。她说，毕业后任代课老师的她每月收入是146元（人民币，下同，约2.5万韩元），直到2004年，月收入才上涨到了205元（约3.5万韩元），“那时候教学点还有5个老师，我们就戏称自己是‘205部队’。”梁碧莹笑着回忆道。“堂兄帮我联系了南宁的一所私立学校，收入是高出了好几倍。”然而临行前，梁碧莹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她打电话给堂兄让他再等她一个学期。“我们这里不仅偏远，而且道路崎岖，教学和工作、生活条件极差，别的老师都不愿意来。如果我走了，这里的孩子们怎么办？”梁碧莹为了山里的孩子舍弃繁华的都市，选择坚守在落寞的村子里。

看着外出打工的村人拿着比自己高出好几倍的报酬，农志鹏和梁碧莹都异口同声地告诉记者，他们“不后悔”。“条件艰苦的地方，也总得有人坚守、服务，只是我正好在这个位置上了，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农志鹏淡淡地说。而临行前，梁碧莹也说：“在我们这里很多老师都跟我们一样，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老师该做的事情。”

在夫妻俩眼里，他们只是和千千万万的山村教师一样，希望用自己“留下来”的坚守，换取山里娃“走出去”的梦想。

■今年初刚刚建成的一条蜿蜒山路，将龙舍和龙舍两个教学点连接了起来。
香港文汇报记者曾萍 摄



■正在龙舍教学点备课的农志鹏。
香港文汇报记者曾萍 摄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在广西崇左市天等县进乡进远村就有这样一对驻扎山区的教师夫妻，丈夫在那边坚持站在三尺讲台上，为仅有的4名学生支撑起梦想与希望；妻子在那边带着儿子，也独自撑起一个家，为教学点的13名学生织画美好的未来。七年来，夫妻俩为了山里的孩子舍弃平日团聚的机会，像“牛郎织女”般隔着大山彼此守望。
■香港文汇报记者 曾萍 天等报道



“69减27等于多少呀？”站在讲台上详细讲解数学题的农志鹏个子不算太高，中等的身材，鼻梁上驾着一副眼镜，穿着一套灰色西装显得十分清爽。从1995年到龙舍教学点任代课老师开始，农志鹏已经在山区执教了23年。2009年，龙舍教学点任教的老师病逝，教学点面临没有老师而要撤并（指撤销农村招生过少的义务教育学校，兼到市中心学校统一学习）的处境。这时候，农志鹏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与妻儿一起，还是前往任教？

离家任教 解山区“招师难”

当时，龙舍屯的退休教师农开河找到农志鹏，希望他能到龙舍教学点任教，“志鹏啊，我们屯偏远，别的老师不愿意来，但是孩子需要一个老师啊，希望你能回来。”然而，到龙舍教学点任教，就意味着要和妻子及尚年幼的儿子分开。“龙舍和龙舍两个教学点被两座大山隔开，走3公里才能到，需时50分钟；而因为没有直达的公路，骑摩托车要绕过大山，单程需要40分钟。”心存犹疑的农志鹏打算先回家和妻子梁碧莹商量。

回家后，农志鹏对妻子提及龙舍教学点任教的事，妻子梁碧莹考虑到孩子尚小，一开始并不同意。但想到同样年幼的孩子，要到距离较远的中心校上学，农志鹏便不忍心拒绝农开河和村民的恳请，于是在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的劝说下，妻子梁碧莹最终也松口答应了。“一、二年级的孩子才六、七岁，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如果不答应去任教，他们自己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到中心校上课，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小的年纪他们怎么懂得照顾自己呀？”就这样，农志鹏为了龙舍屯的孩子到了山的那边，而梁碧莹则带着年幼的儿子继续留在山的这边。

聚少离多 愧对自家妻儿

农志鹏调到龙舍教学点时，他们的儿子刚两岁。“孩子太小，走山路不方便，所以只能等他爸空闲了再翻山到这边来。”梁碧莹告诉记者。由于往来不方便，农志鹏住在离龙舍教学点不远的自己家里，梁碧莹则带着孩子住在龙舍教学点附近的娘家，只有到了周末和节假日，农志鹏才会翻越大山去和妻儿团聚。

“7年来，那座山我已经不记得爬了多少次，我为自己不能在妻儿身边满怀愧疚，但那条蜿蜒的盘山小道就像是我和妻儿联系的纽带。”说着，农志鹏指着学校对面不远处两座高大的山峰之间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路说道。不过可喜的是，一条连接两个教学点的水泥公路在香港文汇报记者前去采访时，刚刚修建完成，两个教学点之间如今骑摩托车不到一刻钟便能到达，曾经被大山分隔两头的夫妻两人今后相见将不再艰难。

跑三十里山路为妻校取餐

农志鹏和梁碧莹两人是在龙舍教学点任代课老师时相识、相恋的，说起两人的爱情故事，夫妻俩都有点害羞。

在一山之隔的两个山窝里，夫妻俩各自支撑起一个教学点。“其实，这个学校我不会做的事情基本都是他（农志鹏）做的，比如接水管、安装水龙头、接电线等，都是他来做的，可以说，他是管两个学校的，除了教学方面。”为了弥补不在妻儿身边的愧疚，只要回到妻儿身边，农志鹏就会包揽自己力所能及的所有杂务。

2012年，国家实行统一配送中小学生学习营养早餐，而山窝里的两个教学点则需要到中心校统一领取配送的鸡蛋、牛奶和面包。梁碧莹说，从龙舍教学点到中心校有30多公里的山路，来回需要2个多小时，

为了不耽误上课，她常常需要牺牲午休的时间去领取。为了让妻子少奔波，农志鹏强迫自己学会了骑摩托车。“我开摩托车到中心校拿回来，也顺便帮她一起拿回来，然后走山路给她送过去。她则从龙舍教学点走过来，基本上都是在半路的时候就能接到营养餐。”农志鹏就这样坚持着，直到后来学校有了学生饭堂。

“他（农志鹏）调到龙舍教学点的时候，儿子还不满两岁，我就要求他每个星期都要走过来看一下孩子，现在孩子也上学了，比较好照顾了，我就不再这样要求他了。”如今提及丈夫的工作，梁碧莹语气中也充满了理解和宽容。从2007年至今，这对夫妻在互相理解、共同扶持中携手走过了11载，他们用分离和坚持，守住了大山深处孩子的希望和未来。

■下课后，梁碧莹在龙舍教学点备课。
香港文汇报记者曾萍 摄